

莊子
虛齋
口義

二

莊子內篇齊口義卷之二

衛 齋 林 希逸

莊子內篇養生主第三

主猶禪家所謂主人公也養生其主此生者道家

所謂丹基也先言逍遙之樂次言無是無非到此乃是做自己工夫也此三篇似有次第以下

却不盡然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涯際也人之生也各有涯際言有盡處也知思

也心思却無窮盡以有盡之身而隨無盡之思紛紛擾擾何時而止殆已者言其可畏也已語

助也以下已字粘上已字與前齊物篇同於其危殆之中又且用心思筭自以為為知為能吾見

其然於危殆而已矣再以殆字申言之所以儆後世者深矣此之所謂殆即書之所謂惟危也

已而為知者猶人言明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

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

可以盡年

此數句正是其養生之學莊子所以自受用者為善無近名者謂若以為

善又無近名之事可稱為惡無近刑者謂若以為惡又無近刑之事可指此即駢拇篇所謂上

不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督者

迫也即所謂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也游心

斯世無善惡可名之迹但順天理自然迫而後

應應以無心以此為常而已緣順也經常也順

迫而後起之意以為常也如此則可以保身可

以全其生生之理可以孝養其父母可以盡其

天年即孟子所謂壽大不貳脩身以俟之也孟

子自心性上說來便如此端莊此書却就自然

上說便如此快活其言雖異其所以教人之意則同也晦庵以督訓中又看近名近刑兩句語未盡乃曰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稍入於惡矣為惡無近刑是欲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遂以為莊子乃無忌憚之中若以莊子語脈及駢拇篇參攷之意實不然督雖可訓中然不若訓迫乃就其本書證之尤為的當也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

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

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譴善

哉技蓋至此乎手之所觸觸動也肩之所倚以

復亦其用力之時足之所立自有斜勢也足之所

所踣踣微曲也以身就牛則膝微曲也此四句

畫出一箇宰牛底人

騞然騞然皆是其用刀之聲却以奏刀兩字安

在中間文法也如七月詩八月在野九月在字

也奏刀進刀也進用其刀曰奏莫不中音者言

其善騞騞之音皆合律呂也桑林經首皆樂名

也舞則有樂會舞者之聚也合於桑林中於經

首亦形容其中律呂之意也文惠君梁惠王也

譴嘆也技蓋至此

言如此其妙也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

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

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釋刀捨其刀也捨

學道得之而後至於技非徒技也三年之後未

見全牛者言牛之一身其可解處全不容力可

見也

而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

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卻導大窾因其固

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軫乎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者言

心與之會也遇會也官耳目鼻口也官知止者言疑然而立之時耳目皆無所見聞也耳目之

所知者皆止而不言之神自行謂自然也

天理者牛身天然之腠理也依者依其自然而然之

腠理而解之大卻骨肉交際之處也批擊也窾

空也骨節之間自有大空缺也導者順而解

之也骨肉之交際骨節之空窾皆固然者我但

因而解之我之為技其用刀也皆未嘗經涉其

肯綮之間綮音頃肯綮者骨肉相着處也肯良

綮處且不用刀况大軫乎軫大骨也

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

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庖之善者也族庖衆人之為庖者也劣者也庖

之劣者則其刀一月一更以其斫大骨而有損

刀或折也庖之善者一歲一更刀以其用刀猶

於肯綮之間或有割切故其刀亦易損也今我

皆若新磨然言其無所損也彼節者

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

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

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言牛之骨節自有間縫處

而我解之可以游刃於其間恢恢有餘地者言其

無滯礙也此意蓋言世事之難易皆有自然之

理我但順而行之無所撓拂其心泰然故雖然

物皆不能傷其生此所以為養生之法也

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

遲動刀甚微諫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

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

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此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蓋言人

之處世豈得皆為順境亦有逆境當前之時又當委曲順以處之人行順境甚易到境逆處多

是手脚忙亂自至喪失安有不動其心者乎所以添此一轉族聚也言牛身筋骨聚會之地也

我之解牛雖曰目無全牛矣雖用刀皆在於大卻大窾之間而至於筋骨盤結處亦見其難遂

把作箇難事做怵然者變動之意也戒者加儆戒也視為止者言以目視之未免少停止而後

遲遲焉行其刀此但言加子細之意也我既加意子細為之則其動刀也甚微言輕輕然亦不

敢甚着力也言其用力甚輕而其骨肉忽然自已解散如

土之委地然言其多而易也解牛既了則提起其刀而立從容四顧躊躇者從容也即自得意

也滿志者如意也非曰其志自滿也言此乃滿我之意也何以如意不用力而解牛雖解而刀

無傷所以如意也善刀者言好好收拾其刀而藏之也此意蓋喻人處逆境自能順以應之不

動其心事過而化其身安於無為之中一似全無事時也為善無近名以下正說養生之方庖

丁一段乃其譬喻到此末後遂輕輕結以得養生焉四字便是文勢操縱省力處須子細看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

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

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公文姓軒名也右師

者已刑之人為右師之官也介獨也刑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之始已如此邪人刑

之邪則足分明是人却曰天也非人天之生是使獨者言天生他時只要他獨有一足也何以知之凡人之形貌者有兩足相並而行此於衆人之中獨異如此便是天使之非人使之也與相並也此意蓋謂人出有餘不足皆是造物雖是人做得底也是造物爲之蓋欲人與患難之中亦當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

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前說患難順受之意便是

劇意思却於此數句借澤雉而喻乃言人生處世逆境常多便是履虎尾遊於羿彀中之意澤中之雉十步方得一啄百步方得一飲言其飲啄之難也若養於籠中則飲啄之物皆足而爲雉者不願如此故曰不斲畜乎樊中斲願也樊籠也何以不願蓋籠中之飲啄雖飽雉之精神雖若暢旺而終不樂故曰神雖王不善也

世俗汨沒之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

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莊子之學本於老子此劇先把老子貶剥便是爲貶剥堯舜夫子張本道我於老子亦無所私而况他人乎三號而出言不用情也弟子之問謂老子於秦失本朋友也何其弔之如此不用情乎夫子指秦失也始者吾以爲其人者言吾始以老子爲非常之人也今因弔之乃知其不

為非常人也何者老子之死其弟子之哭無老少皆如此其悲哀此必老子未能去其形迹而有以感會門弟子之心故其言其哭哀且慕者有不期然而然也天之所受本無物也措以有情相感則是忘其始者之所受而遁逃其天理背棄其情實如此皆得罪於天者故曰遁天之刑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

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既說

了秦失一段就此却發明盡死生之理以結一篇蓋欲人知其自然而然而然者於死生無所動其心而後可以養生也夫子有道者尊稱之辭也言天地之間有道之士其來也亦適然而來其去也亦適然而去但當隨其時而順之既知其來去之適然則來亦不足為樂去亦不足為哀不能入者言不能動其心也縣者心有係着也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天帝不能以死生

卷之八

係着我矣言雖天亦無奈我何也故曰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

不知其盡也此死生之喻也謂如以薪爇火指

世間之火自古及今傳而不絕未嘗見其盡此三句奇文也死生之理固非可以言語盡且論其文前面講理到此却把箇

譬喻結末豈非文字絕妙處

莊子內篇人間世第四前言養生此言人間世

世豈能盡絕人事但要人處得好耳看這般意思莊子何嘗迂闊何嘗不理會事便是外篇所謂物莫足為也而不可以不為一段意思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

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

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焦民其無

如矣也其年壯其行獨者言少年自用不恤衆議

而戕賊之量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之焦

然謂輕民如草芥也荀子富國篇有曰以澤量

與此意同本是若澤蕉却倒一字曰澤若蕉此

是作文奇趣雲澤也夢亦澤也雲夢昔皆為水

今有土可耕不曰雲夢土作以而曰雲土夢作

以玄亦織縞亦織不曰玄縞織而曰玄織縞此

文法也如往也民其無如者言其無所歸也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

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

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謔若殆往而刑耳夫道

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

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

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

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

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

盡行也且德厚信矜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

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

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

菑之若殆為人菑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此

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謂如人能醫必其門多

卷之七 七

願以所聞思其則言欲以所聞於夫子者而告
之衛君使之忍其法則而知改悔庶幾其國可
安也。若殆往而刑戮而已謂不可往也。汝如
欲往將為彼所刑戮而已謂不可往也。汝如
謂彼既如何我又不雜則純一虛明苟有所容
已雜矣我既不純一何能救之便是客心則在
端也擾者亂也憂者自苦也言汝且自苦何能
救人人苟存於我者未定其在我也後可以
他雖為暴惡我方自苦何暇及他。德自然也
行私智也纔有用之名則在我自然之德已
知私智也纔有用之名則在我自然之德已
蕩失矣纔有用之名則在我自然之德已
德蕩乎名知出乎爭相軋者相傾奪也爭之器
者言我以私智用彼亦以私智用彼此用智其
事愈不已器用也曰名曰知皆天下之凶事此
即實德也厚信實有可信之行也我雖有德有

論語義疏

卷八

治文

信而未達彼人之性氣我雖曰令名令聞而未
達曉彼人之性謂我如何而強以仁義法度之
言陳述於暴惡人之前人必惡汝謂汝矜誇自
有其美也繩墨法度也術與述同蓄人者凶人
也必名汝曰凶人既有此名則蓄反及汝汝今
此去殆且為人所蓄而已豈能化備君而救其
乎國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

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熒
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
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彼若知

之知不肖而惡之則何用我更別有所求故曰
惡用而求有以異彼惟其不知賢不肖所以如

乎堯禹無此事皆寓言也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

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

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

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

成而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

庸詎可乎又設一轉言汝之欲往必有所以

也端而虛者端正其身虛豁其心也勉而一者

言甚不可也○陽為充孔揚者言得志之人陽

氣方充滿其貌甚揚揚自得孔甚也采色不定

者言其驕矜之色不常也尋常之人每每不敢

違而順之畏之也彼見人人皆畏己而汝欲以

言語感動之彼將求欲案服汝心以快其意故

曰求容與其心容與自快之意日漸小德也言

汝此等人名之曰小德且不能成况能成大德

乎執而不化者固執而不能回也若如此則外

將以端虛而求合於人內則守其勉而一者謂

我在內無所訾病伎倆止於如此詎能自以為

可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

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

一

一

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

雖教誦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

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然則

又設為顏子之答分作三截內直者內以此理

自守其真實也此直字與真字相似自天子之

貴下而與我皆天之所生則是皆出於自然者

豈敢以己言自私欲人善其是者不善其非者

若無此自私之心則其渾渾若童子然則與天

合矣故曰與天為徒外曲者外盡擊踞曲拳

之禮人皆為之則我亦為之入於我亦無疵

病此因拜下禮也雖違眾吾從下處生此等議

論以譏誚聖門如此則與人合故曰與人為徒

成者自己之成說也此則與己之成說而

上合於古人之言引古人之以為證也雖借古人之教

誨之言乃是當面陳說是非而皆有譴謫之實

蓋謂我之所言非出於我古人已言之也若

如此則雖許直以暴其所行而人亦不以為罪

故曰雖直而不病與古為徒者言其說與古

合也若是則可言如此可以說衛君否也

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

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政

也法方法也謂汝所言事目方法太多而終是

不安謀安也雖能如此三者固亦無罪

然亦止於自免而已安可以化人故曰胡可以

及化此其病在何處蓋汝三者之說皆是師其

有為之便非自然之道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

非無迹便非自然之道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

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

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

不如軍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

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

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

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無以進者言更無

之其易邪言汝道汝有此伎倆要為之甚易邪

纔前此輕易之心則韓天之意不相樂矣故曰

易之者韓天不宜此兩句最是人生受用切實

處祭祀之齋在外心齋在內一志者一其心而

不雜也聽之以耳則聽猶在外聽之以心則聽

猶有我聽之以氣則無物矣聽以耳則止於耳

而不入於心聽以心則外物必有與我相符合

者便是物我對立也氣者順自然而待物以虛

虛即為道矣虛者道之所在故曰顏回曰回之

唯道集虛即此虛字便是心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

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得使言得教誨也此為顏

之時猶自有我及既得教誨之後未始有我矣

忘我則虛也盡矣者謂汝之所言盡其理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

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若汝也人出如在樊籠之中汝能入其中而遊

不為虛名所感動有迹則可名纔至有迹則動

動其心矣處世無心則無迹無迹則心無所動

故曰遊其樊而無感其名自此以下正是教人

處世之法不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也意與論

入則止是不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也意與論

語同但文奇自有方所則有門無方所則無門
矣有臭味則有毒無臭味則無毒矣毒藥味也
此皆無心無迹之喻宅居也中則人問世之道
所居而寓此心於不得已之中則人問世之道
盡矣幾絕迹易無行地難則絕無迹也止而不行
事然人豈能不行哉必行於地而無行地之迹
則為難此意蓋謂人若事事不為此却易事然
謂之人生何者非事安得不為難也為人使易以偽
唯無為而無所不為則為難也為人使易以偽
為天使難以偽則易至於欺偽唯實心而聽造
物之所使則無所不容為矣人使即人欲也天使
即天理之日用者也難易二字有意易易流也
難無所不容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
其偽也

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飛者矣言鳥之飛必以翼也無翼而飛便是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此所謂神也此句乃喻下句
蓋以有知為知之知人之常也惟知其所以不
知則為無知之知此則造道之妙矣瞻彼闕

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瞻視也此以虛室喻心也謂視彼密室之中纔
有空缺處必有光入來是光自空中出也彼
之闕喻我之虛則見虛中自然生明生白即生
明也曰生明而曰生白此莊子之奇文也即
此虛明之地便是萬物之所由幸吉祥福也止
於其所止下止字是虛處也唯止則虛唯虛則
明便是戒生定定生慧之意若我纔容心而不
能自止則身雖坐於此而心馳於外又安能坐
忘乎此以坐馳二字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
字反說坐忘也

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

所紐也伏羲几遽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耳

之聞見皆內通於心我若無所容心則順耳目

之聞見雖通於內而實外於心知何以謂外於

心知蓋言心不動而外物不能入也雖聞其所

聞見其所見而無心於聞見也如此則此心之

虛與鬼神通何况人乎謂到此方能感化人也

鬼神來舍即是至誠如神此心之中自有鬼神

與造物通故曰來舍上既說了却結以一句曰

此是萬物之化也言此乃造物之理萬物之所

由出也舜禹之所見其大樞紐止如此伏羲几

遽以此行而終其身何况其下者乎几遽或謂

古帝王之名然無所考必竟寓言也散者言尋

常之人也自絕迹而下又別發明不可括上段

說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

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其甚敬而不急匹夫猶

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

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事若不成

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

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

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

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

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

諸梁葉

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也子高其字也使諸梁者甚重言使齊之行甚
重難也甚敬而不急者言待汝雖有禮而所扣

之事其應常緩匹夫之相與扣應之不酬且無
如之何况諸侯乎所以慄而懼也子指夫子也
言夫子嘗有教我之言曰事無小大鮮不言以
權治方得事成也寡鮮也不道不言也為國謀
事若不成則必有刑責故曰人道之患若勞心
計較雖得成事而多以憂思致疾故曰有陰陽
之患若欲成與不成其後皆無患者惟有德之
人方可自此以上皆曰孔子之語也今我自受
使命以來飲食之間不知其味粗者不知為粗
臧者不知為臧臧美也言粗食亦猶美食也常
時多有飲食之事則厨爨之間竈常不冷故厨
者欲清而不能今既憂思飲食寡少則竈常清
矣且我朝方受命而胷中焦勞夕已飲冰矣情
者實也我方受命未曾實理會事已成此病萬
一不成則又有刑責是兩受患也為人臣至
於如此實不可當任當也子其有以語我謂何
來助語也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

莊二十

子

一

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
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
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
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
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
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
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
夫子其行可矣此一段却是十分正當說話其
論人間世至有此語豈得謂莊
子為迂闊大言者大戒者大法也命得於天者
子之事親與生俱生此心豈能一日去故曰不

可解義人世之當為者也臣之事君世間第一
件當為之事名曰君臣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故曰何適非君莫非臣子何處而可逃故曰無
所逃於天地之間事親而盡其孝則東西南北
惟父母之命豈擇地之安而後為之此心纔主
於忠則哀樂之境雖施於前而不能變易蓋事
有難易或有禍福既出君命則自是自家合做底
事此便是天命又可奈何止得安而順之若命
順命也能如此則為至德之士為人臣子亦看
所遇如何不幸而遇其難亦所不得已但得行
其事之實而已情實也言但得朴實頭做前去
豈得復顧其身雖其禍至於死生之異亦無可
奈何夫子其行可矣者言汝立請復以所聞凡
只得去也夫子指華公也

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
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
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
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
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此下又轉

說盡人世情狀信有物以為信驗也如符節之
類是也相靡相順也近處之交接則如此若其
交者遠則必以言語盡其情忠盡情也然其言
何自而達則必有人傳道之然傳言之間其兩喜
兩怒者最難彼以喜而來此以喜而應則其說
好處多有過當故曰溢美溢過當也若彼此皆
怒則其說不好處又多過當故曰溢惡纔是一
等過當說話必是不實故曰凡溢之類妄既不
實則其聽之者必皆莫然而疑未能盡信莫致
疑貌也纔至致疑則兩邊之惡皆歸於傳言之
人必加之罪故曰莫則傳言者殃因其奉使故
以此為戒法言者古有此書也故舉以為證傳

其常情謂傳言之人但傳其平常朴實頭說話其言語過當處則不可傳故曰無傳其溢言傳言能如此則疾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

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

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

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

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

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第然於是並生

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

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既說了

又引喻此類之事句句皆出世情此皆莊

子奇處以巧鬪力今之戲相搏者陽喜也陰惡

也其始等閑洛手只是則劇其終常至於實實

爭打蓋其戲太甚則多有過當用巧處奇異也

泰至過當也相招而飲皆以禮也始初筵秩秩

之時也亂載號載嗽之時也蓋飲酒至於過當

則其為人樂也多異常故或成爭競也凡事亦然

與同為一事未嘗不誠實相信及至其後鄙詐

生焉此又一事也始者之有所作止為苟簡

之謀弄到末後或成一行來蓋人出世之相與涉言

則風波之所由起風行波上虛而紛亂之意纒

說箇行字便易至於紛紛而無由也實喪也

以動者言其易至於紛紛而無由也實喪也

危者言實不副名或成患害也無由也實喪也

怒之偏多見也造設初無端由故曰忿設無由

辭一偏之見也造設初無端由故曰忿設無由

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言獸死之時其聲音又
何所擇此譬喻忿設巧言之人纔至於爭競則
言語之出皆不暇簡擇今諺所謂相罵無好語
是也氣息弗然者怒也厲狼矣也怒氣既起則
狼戾之心並生我既如此則其應我者以我之
剋核太至必生不肖之心或時至於相戕相賊
亦皆為怒所使而不知其然矣既為怒所使而
不自知又何暇計其終自此以上皆言世情或
因好成惡故牽引說至此爾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
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
不慎與且夫棄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

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引到此又

之言就奉使事上結令君命令也無遷移其令即所謂傳其常情也若受其命令而私欲圖成或

至遷改其說則不可事之成不成亦聽其自然
不可強欲其成故曰無勸成益求多也纔於平
常心上起個過當之念便是求多求益此便
不可過度者過其常度即過當也遷令勸成皆
是過度之念則其謀事也必危故曰殆事人之
相與要好極難初非一日可成必須悠久而後
定故曰美成在久一言之不相投一事之不相
順有不轉步而便成惡者故曰惡成不及改此
意蓋謂要相惡甚易要相好甚難所以尤當慎
也我若秉事物之自然而游其心於自然托不
得已而應之為以養其中則此為極至矣又
何必有所作為而後歸報邪報反命也作為過
度以求益也致命者言以真實而致其君命於
也言汝之行也莫若只以真實致其命而
已不可過為思慮論其成與不成也即此真實
致命便是難能之事汝須要能盡此方可就
又看一難字蓋謂處此亦難矣所謂遊於毅中
中央者中地也此篇名以人聞世者正言處世

之難也看這一段曲盡世情非莊子性地通融
何以盡此曲折說者以莊老只見得道心惟微
一截無人心惟危一截此等議論
果為如何但讀其書未子細爾
顏闔將傳衛

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
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
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
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
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
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
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

年二 一九

且

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
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

入於無疵顏闔將為太子之傳而求教於伯玉

言天奪其鑿也殺猶銷鑠也墮霜殺草之殺言
其德性為造物所銷鑠也無方無法度也言彼
為敗度敗德之事縱而不問則將來必危吾國
若欲救正之則其禍必先及我太子之智能知
人之過而自為過惡則不知改奈之何者吾無
如之何也正汝身者言且就自家身上理會起
就從也隨順之也調和也誘導之也外為恭
敬隨順之形而內則盡我調和誘導之心故曰
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莫若若者言求其方法無出
於此也雖然一轉又妙之二者和與就二者也
隨順而與之為一則是和而也入也至於入則和
而圭角稍露則是和而也入也至於入則和

自家都放倒了故曰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和而
至於聲名出則彼必忌害必成殃禍故曰為聲
為名為為妖為孽此處文最奇嬰兒者如無知小
兒然也無町畦者無畔岸也言其跌蕩而無繩
準也無涯者無際也言為事不思到盡處如
何也嬰兒無町畦無涯皆為形容無知妄為之
人彼方如此無知如此妄為我且順之故曰亦
與之到其有可覺悟處就加點化使之躍然醒
悟或可以入無疵之地達之者覺悟之也無疵
者無過也昔艾軒於此嘗言甫中舊有人父死
不葬蕩其田業以恣所欲田且盡親戚憫之歛
錢以給其葬彼陽相許又以其錢行前所為眾
親皆忿之有族人焉出而與之遊任其所為一
夕酣飲至干極歡撫其背曰人不甚其憂回也
不改其樂其人翻然而悟慟哭而歸汝不知夫
遂葬其父卒為善人正此處道理

莊二

二十一

目大

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
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
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
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
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
矢以娠盛溺適有蚤蚤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
銜毀首碎曾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此下又說幾箇譬喻螳螂恃其才之美欲以其
臂當車轍此喻小才自矜以當大事鮮不敗者
積篋也伐誇也幾危也屢誇其才美以犯世之
忌者必危其身故曰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

虎之性易怒故養之者必調和去其怒心以虎而於養己者亦有媚愛之意此無他只是順之而已若逆之則必為所傷矣故曰其殺者逆也筐竹器也蟻反泥之器也以此盛其屎溺可謂愛之忽有蚤蚤聚於其身不能隨時搏拊而去之則其馬必至決去街衢斃碎其身首上纏絡月題之類此其中心之怒忽然而至則前日之愛皆忘之矣僕緣者僕僕然緣聚也亡與忘同此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之意人之相處有終身從遊而一語至於為仇者此言處世之難也看葉公子高與顏闔二段便見此篇名作人間世分曉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

莊一

北一

昌大

自言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楠以為樹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粗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

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

予也而有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

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

知散木曲轅山名也欒木名也社之中有此欒木也論語曰夏后氏以松周人以栗古

者社中皆必以一大木為主繫之以手量之也兩

手合而圍之為一圍百圍大也十仞高也技可

為舟則其身可知矣厭觀者言觀至於厭足而

後已也散木者言無用散弃之木也液瀟其液

出而瀟瀟然也樹挂也立木以為挂故曰樹文

木者言木之可觀而可為用者也欒社見於匠

石之夢曰汝以我為散木則是以文木而比量

我也粗梨橘柚果麻皆文木之可食者故為人

摧折是以其能而害其生能者可用之才也吾

之求無所以用久矣而汝乃今知之幾死罵匠石

之言也猶今人罵人以半死漢也為予大用者

言我之無用乃我之大用所以全其生也我若

有用則人伐之矣又安能至此大乎且也我只

是且字之意係箇也字若與予皆物者匠石雖

人我雖欒樹皆天地間一物汝何獨以物相譏

故曰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一句

之中四箇也字一箇哉字此皆莊子文奇處汝

亦無用之人何譏我無用之木故曰幾死之散

人又惡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

為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

己者諾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

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診占也弟

中之言乃曰此木之志趣若取於無用則何必

用而為社密者猶言汝閉口勿言也彼指欒也

其所以為社者亦直寄寓而已豈料今日又為汝不知己之人以為社而諾厲之諾罵厲責辱也使其縱不為社亦豈有人翦伐之彼之所保自與眾人不同而汝乃以義理求其毀譽相去遠矣所保猶言所守也且幾南伯子綦遊乎商有翦乎此幾字與殆字同意

年一

九二

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啗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此段與前段同但就

中又細繹數句別說話見大木焉有異者言其大有異於尋常也雖有千乘之駟馬隱於此樹之下而求其所蔭賴亦能庇之故曰隱將庇其所賴庇自我庇物也賴彼求蔭於我也軸解不

實也如今芋莖然喏
之口以鼻嗅之則着人如醉言其臭也此木惟
其不才所以能全其生至於此不才而已故曰神人
人所以全其生者亦以此不才而巳故曰神人
以此不才嗟乎嘆美而言之前言可食之木此言
楸栢桑三者可用之木也前言可食之木此言
可用之木宜地氣所宜也其室二字本同但明
名大家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二
字音同而字異耳禪傍為棺用也言此地所宜
之木或拱把而見伐或三圍四圍而見伐或八
圍七圍而見伐言不可得而留推其有可用所
以自禍如此解古巫祝者書名也解之中有曰
牛白顙者豚額折而鼻高者皆不可以祭河古
者或以人祭河如西門豹之事故添痔病一旬
莊子好竒專要添此等說話適者往也言不可
以之往祭於河也此三者之不可用巫祝之人
皆以為不祥而不知此惟其不祥乃大祥也凡此
禍其在神人觀之則此不祥乃大祥也凡此

莊二

九

段皆言處世之難若求以自見支離䟽者願隱
於世必招禍患故以此譬之

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

挫鍼治繅足以糊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

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

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

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

又况支離其德者乎支離身體無收拾之貌䟽

曲也肩反出於頂上會撮推髻也五臟之管皆

身下則髀似其脅也此形容一廢疾之人爾挫
鍼縫衣也治繅浣衣也以此為糊口之計鼓筴

以箕簸米也播去其粗而得精米故曰播精足以食十人言其速也徵召武士選戰者也攘臂於其間言選擇不及己也大役工役也不受功不以此事責之也功如左氏晉人城杞賦功於諸侯戰役之事既皆得免而又以病得粟與薪此亦以不才自全之意支離其德言至人之德亦如此支離者以無用為大孔子適楚楚狂接用也此與不才之木亦同意

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

卷二十一

九五

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此段因論語所有借以可待已往之世又不可追既生斯世而為斯人時既不可為則當自晦而已於此而強懷救世之意非知時者也故曰德衰天下有道則聖人全其生而巳方今之時成其功天下無道則聖人全其生而巳方今之時亂世也但以苟免於刑焉幸耳又向敢他求乎故曰方今之時僅免於刑焉幸耳又向敢免刑以全其生也此特一羽之禍苟及其身常至殺之載受而有之也亂世之禍苟及其身常至殺戮是重於地也而汝亦不知避之韓詩曰榮華不蒲眼殃禍大如屋即此意也○已乎已乎猶言休休也以德自尊而下臨他人取禍之道也殆乎危乎也畫地而趨言其自拘束以自苦如

畫地而行焉陽明也人之本性本來光明汝迷而失之則必至行於世而有傷卻曲者言回護避就也不能任真直道而行如此回護避就則必至於傷吾足傷吾足者言其不可行也。山木以有用而招斤斧之禍是自取寇傷也膏火以明而可用自取煎熬之禍是自取而後人伐之漆因可用而後人割之此皆不能自隱求名於世以招禍患者之譬也故曰人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

莊子內篇德充符第五

符應也有諸已則可以應諸外充足也德足於

已則隨所應而應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沖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

莊子內篇

卷之五

一

介

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

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

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况不

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

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

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

常季孔子弟子也中分魯者言魯人之從夫子者半

而從駘者半也立不教與弟子立而無所教坐

不議與弟子坐而無所言而往從之者皆空虛

未有所見也心成一見而歸即充然而有得矣無形無

此故疑以為問仲尼曰夫子指王駘也直後而

未往言我欲往見之特尚遲耳如某者且將師

之况他人乎奚假豈特也引天下言欲率天下
之人皆師之也彼兀者也而王先生是與常
勝也言其如此猶勝於先生則與常仲尼曰死
人亦遠矣先生指孔子也庸常人也

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乃莊子中一大條貫

釋氏一大藏經只從此五字中出所謂死生事
大如救頭然是也

雖大也而此心不動亦不能使我與之變也此語謂出於孔
不能也與之變者隨之而變也此語謂出於孔

子乃莊子之寓言儒者關以爲異端者謂其於
他事皆不講明而終身只學此一件其說甚正

然釋氏之學正以下愚之人貪着昏沉而非其
化故以此恐懼之而使爲善耳其教雖非其

救世之心亦切爲吾儒者不容不關其說而死耳
不可不知其心也彼以人無貴賤所畏者死耳

故欲以此脅持之使入於道或謂雖天地覆墜
釋氏畏死而爲此學失其心矣

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

化而守其宗也天地覆墜猶大傳言乾坤毀也
不與之墜落亦猶前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

讀莊子之書與語孟異其語常有過當處是其
筆法如此非真曰天地能覆墜也審者明也見

之盡也無假者實也如此等句皆莊子下字造
語之妙處若言明乎實則拙矣不與物遷與不

得與之變不與之遺同命物之化者言萬物之
變化皆受命於我此猶禪家所謂心迷法華轉

心悟轉法華也宗者言萬物之始也守其宗者
言斯人之所守在於萬物之始亦猶前所謂有

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之意莊子之書如宗字只
訓始字求其意則不止曰始而已如此讀得方

見其妙處守其宗者全體也游其和者大用也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

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常人不知萬

一初雖其肝膽亦自一分楚越知其同出於一則萬物皆與我為一也此兩句看他下語開闔

則前萬物皆與我為一也此機關者不少蓋莊子之

書非特言理微妙而其文獨精絕所以度越諸

子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

之和耳於聽宜也目於視宜也彼能如此則不

一原也音豈可觀而曰觀世音此雖異端之言

而皆非若中庸所謂中和者與天地四時同也此和

字非若中庸所謂中和者與天地四時同也此和

而已讀此書當別具一隻眼物視其所一而不

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見其所喪言其

觀於萬物無欠剩即讀夔蛇一段便是此意此

又翻介與之說也遺土言如土之自

遺墜而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

不知也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為已脩身也以其知

脩此身得其心以其心者言有此知覺之心則

能得也特如此下語耳其意蓋謂人皆有知人皆

有耳故曰得莊子之文所以奇也物不曰尊仲尼

而曰最此莊子之文所以奇也物不曰尊仲尼

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

流永止水皆以喻心流者不能止者也其求止其

心所以獨賢於人衆人以欲止之心就其求止

焉惟斯人則能之故曰推止能止衆止此一句

蓋言未能安其心之故曰推止能止衆止此一句

謂將心來與汝安學此下六字豈不奇哉禪家所

謂將心來與汝安學此下六字豈不奇哉禪家所

曰與汝安心竟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在冬夏

便是此一段話

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

生獨異於衆人故能正其王駘但言其得於夫者

駘若如此讀莊子是癡人前說夢也夫保始

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

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其徵證也驗也保守也守

證有驗只一信字却如此下句不懼下著一實

字無此實則不能不懼矣九軍者言衆兵也或

戰國之時有為九陣者亦未可知不必拘天子

六軍諸侯三軍之說自要自信也荆軻聶政之

徒來名而自信者也被推守此一段今觀佛書中

於死生而况有道者乎此一段今觀佛書中有

坐蟻巖守虎穴者亦只此不懼之實而已而况

莊子如此等處皆有所見非持寓言也

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

而心未嘗死者乎各職其職而已府者聚也萬

物隨其所聚而聚此即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

我為一之意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亦是府萬

物之意但語脉有不同耳寓六骸者言六骸者

吾所寄也象耳目與不知耳目之所在宜同意目

象目而不知止於視耳象耳而不知止於聽故曰象

耳目一知之所知

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在冬夏

正幸能正生以正衆

生獨異於衆人故能正其王駘但言其得於夫者

駘若如此讀莊子是癡人前說夢也夫保始

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

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其徵證也驗也保守也守

證有驗只一信字却如此下句不懼下著一實

字無此實則不能不懼矣九軍者言衆兵也或

戰國之時有為九陣者亦未可知不必拘天子

六軍諸侯三軍之說自要自信也荆軻聶政之

徒來名而自信者也被推守此一段今觀佛書中

於死生而况有道者乎此一段今觀佛書中有

坐蟻巖守虎穴者亦只此不懼之實而已而况

莊子如此等處皆有所見非持寓言也

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

而心未嘗死者乎各職其職而已府者聚也萬

物隨其所聚而聚此即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

我為一之意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亦是府萬

物之意但語脉有不同耳寓六骸者言六骸者

吾所寄也象耳目與不知耳目之所在宜同意目

象目而不知止於視耳象耳而不知止於聽故曰象

耳目一知之所知

曰與汝安心竟

便是此一段話

青青受命於天

生獨異於衆人

駘若如此讀莊

之徵不懼之實

而能自要者而

證有驗只一信

字無此實則不

戰國之時有為

六軍諸侯三軍

徒來名而自信

於死生而况有

坐蟻巖守虎穴

莊子如此等處

官天地府萬物

而心未嘗死者

物隨其所聚而

我為一之意孟

吾所寄也象耳

象目而不知止

耳目一知之所

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在冬夏

正幸能正生以正衆

生獨異於衆人故能正其王駘但言其得於夫者

駘若如此讀莊子是癡人前說夢也夫保始

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

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其徵證也驗也保守也守

證有驗只一信字却如此下句不懼下著一實

字無此實則不能不懼矣九軍者言衆兵也或

戰國之時有為九陣者亦未可知不必拘天子

六軍諸侯三軍之說自要自信也荆軻聶政之

徒來名而自信者也被推守此一段今觀佛書中

於死生而况有道者乎此一段今觀佛書中有

坐蟻巖守虎穴者亦只此不懼之實而已而况

莊子如此等處皆有所見非持寓言也

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

而心未嘗死者乎各職其職而已府者聚也萬

物隨其所聚而聚此即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

我為一之意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亦是府萬

物之意但語脉有不同耳寓六骸者言六骸者

吾所寄也象耳目與不知耳目之所在宜同意目

象目而不知止於視耳象耳而不知止於聽故曰象

耳目一知之所知

不在道也。即道不須更離之意。人之所以從學於王黜者。從是而已。此是字重。以物為事物者。人也。言彼豈肯以為人。為事乎。蓋申徒嘉兀者。人自求學於彼。彼何嘗求以教人。申徒嘉曰。我止。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

卷一

卅

吳

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

邪。我出。子止。子出。我止。欲其相避也。申徒嘉又謂也。言子與我同出入。則與執政同矣。後人者。先己也。先己而後人。則是貴我而賤物。有學問。則見識廣大。取者求也。言子學於先生。將求以廣其見識。乃淺狹如此乎。取大兩字。佳與堯爭善。得四字。最奇。言子既兀矣。縱能為申徒嘉曰。自

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

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
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
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
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
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
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蹇然改容更貌曰子無
乃稱狀述也聲述其過以爲足不當正者衆人皆然不言其過以爲不當存者已鮮矣唯
有德者知事事有命豈人之所能奈何哉此三
句是三等人若命順命也遊彀中數語極奇絕
此易所謂履虎尾也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
身人之生世動是危機易以虎尾喻已爲奇矣

莊一

卅一

白

而莊子曰羿之彀中者張弓而射箭端所
直之地也善射莫如羿彀中乃其必中之地喻
世之危如此况在戰國之時此語尤切心幸而
不中者命也廢然乃自失之意言其怒至此盡
失去之反歸也言一見先生而歸皆失其所以
怒矣洗字甚佳言以善道告我如洗滌我而不
自知也形骸內外一向最好此皆前書所未有
者稱者謂其能言也如左傳所謂魯人以爲敏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
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
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
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
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

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
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
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
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
學子為彼且斲以誣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
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
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
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踵見繼見也不知務
者性也尊足二字下得奇所可貴者不在形骸
之外也賓賓司馬云恭貌是也誣詭幻怪只言

莊子

卅二

好名而已已桎梏者言名為己之累也天刑之
猶天罰之不與之以道也莊子借孔子以為言
或抑或揚皆寓言也但如此段曰無趾兀者也
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此
語亦有益於世教死生為一條不可不可為
一貫即齊物篇可乎不可乎不可之意魯哀
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
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
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
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
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
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

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
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
為人也不至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
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
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
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惡人者形醜
和言其無所作爲也無君人之位者言其無貴
權也聚祿富也望人之腹者飽也望滿也月盈
曰望看此等下字莊子之筆端豈可及哉知不
出乎四域言其所知非出於世外也雌雄合其
前與物狎也此即鷗鳥不驚之意悶然無意而
答之意汜者無繫着之意寡人醜乎醜者愧也

授之國者授以國政也卹焉若仲尼曰丘也嘗

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
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
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
人之葬也不以鬻資刑者之獲無爲愛之皆無
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
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况全德
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
已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豚子之喻謂人之愛惡不在於形骸之美惡也
胸若驚貌不得類者不似始者也此皆莊子
見其自身得似始者故如此分下兩句此皆莊子
弄筆處愛使其形之說若以名教律之此語大
有罪豈古入所謂事死如事生不忍死其親之
意此皆其形容之文時有過當處不可以此律之
亦不可不知其非也戰死不用翬非行禮之喪
也資用也則者於履而無所愛外飾無所施也
此亦形容有德在內不在外之意天子之御不
爪翦不穿耳不脩飾而全其形之意新娶者免
役禮記有之不得復使言官中不得哀公曰何
役之也此借全形以形容全德之義

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
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
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
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

夜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

之謂才全此段歸結在才全德不形一句前以

死生存亡窮達貧富毀譽飢渴寒暑等總言之

此是紬繹發越處規者求也此等事之變天命

之行日夜相更迭於目前雖有知者亦不能求

其始不過曰自然而然而爾不足知者亦不能求

能滑亂習中之和也只是不得與之變一者言不

入於靈府者不動其心也和豫通三字一

悅也流通而不失其心既充亦悅也此自然和順
悅流通而不失其心既充亦悅也此自然和順
子之文和豫通猶曰周徧咸也與物為春者隨
邵者言日新而己也物事也此春字與兌字同
所寓而皆為樂也佛經所謂無所住而生其
接而生時乎心者即佛經所謂無所住而生其

心也接猶感也時惟時中之時也隨事之所感而應之不偏不滯故曰生時乎心才者質也如孟子曰天之降才也才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全猶言全其質性也

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

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

異日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

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

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

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德無所形者言其

水停則平平則可以為法法準則也內保傳也外不蕩止也即前所謂鑒於止水者又如此變

下其文和者中和之和也成者全也全此性中

無所往而非德非一端所可名故曰德不形者

憂其死者言能愛民也紀四字佳即是執國之柄

下此皆莊子下筆過當不照管處非君臣也德

友而已矣與孟子友之云乎意

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有肩甕菴

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有肩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

其所不忘此謂誠忘也闡歧曲背也支離偃之貌

醜之甚也肩有者長之貌也甕菴大癭項瘤者也此兩句皆喻之好惡不在於形骸之外

僮腐之人得意於非視全人反不如之故曰德有所長形有所忘已愛其德而忘其形人不忘其忘而忘其所以所不忘此兩句極佳即孟子一指不若人之喻所可忘者形也所不可忘者德也誠忘者真忘也知有形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而不知有德者真忘也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聖有所遊遊者即所謂心有天遊是也知智處事也約以禮自檢束工藝能也孽留孽也膠泥也固也接接於外而忘其內也商賈也如所謂買名於天下也心有天遊則知此四者皆吾之累矣聖人無所謀於世則不用智矣不斷削而自合於理則不用約矣守其內而無事乎

年口二集二

此六

外則不用德矣不貨者不求售也則不用藝能矣四者不謀不斷無喪不貨也天鬻天食天祿也猶言天爵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猶言有天爵而不求人爵也○以接而生時乎其心才全而德不形一智之所知由前言之三字皆是好字到此段接德智又成不好字此鼓舞其筆不照前後所以為異端之書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

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此段乃莊子與惠子問辯之言。有惠子因而問之也。羣於人者言與人同類也。是非不得於身者言無入而不自得。超出於是非之外。獨成其天與天為徒也。言人能外於是非無入不自得則與天為徒而所造者大矣。夫與之形者有物也。道與之貌者物必有則也。吾所謂無情言人不以好惡之情而內傷其身者有

益則有損。常因自然則無所益亦無所損矣。言有餘不足皆為病。益生者有餘之病也。好惡出於自然而無所著則無所損益矣。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是以益生為資。生非莊子之意也。莊子與惠子為至密之友。惠子博學而好辯。故莊子以外神勞精譏之外神者神用於外也。猶言神不守舍是也。槁梧枯木以為几也。瞑倦也。堅白辯之名也。選授也。言天授子之形而子乃自苦如此向也。只一鳴字。韓文公就此抽出成一篇序如許。其妙莊子安得不為作者。

莊子虛齋口義卷之二

